

自以为是的倾诉

黄军 著

——一个电影人的散文集

自以为是的倾诉

——一个电影人的散文集

黄军 著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黄军 著

自以为是的倾诉

——一个电影人的散文集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二〇一二年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自以为是的倾诉：一个电影人的散文集 / 黄军著.
—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12.1
ISBN 978 - 7 - 106 - 03407 - 8

I. ①自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电影工作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J9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3884 号

自以为是的倾诉——一个电影人的散文集

黄军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v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张/9 插页/2 字数/226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6 - 03407 - 8/J · 1299
定 价 22.00 元

自序

发表过的文字，无论对错，一字未改！
人是慢慢长高的，无法篡改自己童年时的身高……

黄军 2011 / 7 / 19

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	1
---------	---

圈 外 集

我在警卫营的荒唐行为 ·····	3
不幸的阿黄 ·····	23
我的老师——回忆在母校叶中的日子 ·····	26
无常、有常——回忆我的人大同学 ·····	33
寻找我的人大校园 ·····	37
“和谐社会”与“仁乐统一” ·····	41
《可怕的美利坚》序言和第一章节选 ·····	45
打油诗——《难忘歌》：献给警卫营战友 ·····	68
朱小鸥老师生日贺词 ·····	77
关于动画的新年贺词 ·····	79

圈 内 集

散 记

我说陈凯歌 ·····	83
-------------	----

追忆老杜——纪念中德文化交流使者杜尼约克先生	85
回味无穷金井镇——电影《阿秀的消息》拍摄散记	89
我兴奋我快乐,我痛苦我愤怒! ——电影拍摄手记	98
美丽的缘	108
摄制组里的“假”老板	111
一步三回首	113

导演阐述

真诚而纯净的怀念——《童年在瑞金》导演自谈	116
《悲烈排帮》导演阐述	129
《男生日记》导演阐述	139

理 论

电影导演指导表演的几个问题	142
论电影导演的“哲学—宏观”意识与 “造型—空间”意识(节选)	150
横条窄,竖条宽——儿童片《阿秀的消息》题外话	171
宏观战略的微观现实——关于电影产业化的话题	181
建国大业与《建国大业》——一部电影创造的意义	193
建党伟业与《建党伟业》——历史的创造与重现	199
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大义在哪儿	210
以“出世”精神办好“入世”的事业	215
闲话儿童片	222
儿童电影的出路在哪里?	236
儿童电影 2008	246

“儿童电影”与教育	255
动画产业是个什么东西	263
《虎王归来》导演黄军:以全新的价值观重塑经典	274
后记.....	279

圈外集

我在警卫营的荒唐行为

反正，事情已经过去三十来年了，现在说出来也不太要紧吧！希望当事者予以谅解，不当事者报以一笑，后代们引以为戒……

一、七发步枪子弹

站岗对于我，是一个胡思乱想和胡编乱造的机会。我不知道其他战友站在岗亭上，是怎么度过那一个多小时的。反正，我从来就没有规规矩矩、思想集中地站过岗。四周漆黑，万籁俱寂，除了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发出点唧唧声，几只知名的蚊子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外，并无其他情况出现。虽说我们都是警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，可毛主席在北京，国民党在台湾，服务员也睡着了。思想一松弛，思绪便天马行空起来，五分钟后便开始睁着眼睛自己给自己编故事玩了。

记得这天我是站第四岗。在三号门（就是旁边有小卖部的那个岗亭），我呆呆地看着那夜幕下的铁丝网，心想，如果这个时候，突然出现一名国民党特务，要从铁丝网上爬进来搞破坏，妄图谋害毛主席（国民党情报不准确，以为毛主席就在主房里睡觉呢），我肯定就会一声喝令：“站住！”

可那特务却不站住，继续爬。

我便端起枪（编号为0555）再次命令：“站住！”



当年我们警卫部队的最高首长三十年后还很感慨地对我说：“小黄，还是毛主席说得对，枪杆子里出政权啊！”

特务还不站住。

我“哗啦”一声——拉枪栓了。

那特务却轻松笑道：“嘿嘿！你别吓唬我！我早摸清楚了，你们枪上根本就没有子弹！你们有规定，站岗不能把子弹装在枪上……哈哈！”说着，很得意地往里爬，就差最后一步了！

这倒霉的国民党特务，今天可碰到鬼了！我哪里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呢！在他就要往下跳的最后一刻，我扣动了扳机，砰的一声，打中了！那特务分子当即掉了下来，当场毙命。后来查出来了，确实是国民党特务，是来毛主席住地埋定时炸弹的。国民党方面说，真没想到你们部队还有警惕性那么高的战士，居然真往枪上装子弹……

于是，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宣告破产，警卫战士黄军光荣立功！

这里还有个序幕需要补充一下：我在新兵连就听伊吉元和唐海波两位班长说过，劳改农场一老兵，平时松松垮垮，表现一般，马上就要退伍。站最后一班岗时，一劳改犯逃跑，他慌乱之

中举枪，一举将其击毙。该老兵遂立三等功！接着提干，提干后娶军区副司令的胖丫头做老婆……

我后来下到连队后，又听徐春德排长说过这事，印象很深……

这么想着想着……才想到自己的步枪里其实没子弹。我想，要是此时国民党特务真的出现，岂不让他阴谋得逞了吗？非但不能立功提干和娶副司令的胖丫头做老婆，恐怕还得挨处分……想到此，便解开子弹袋（里面可有一百发子弹呢），抽出一个弹夹（每个弹夹十发子弹），抠下七发子弹（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抠下七发），还违反操作规定和动作要领，不是拉开枪栓从上面压弹，而是打开弹仓，从下面把七发子弹哗哗倒进去，然后啪地合上弹仓（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，从下面的弹仓里倒进去，子弹就不会上膛，而从上面压进去就很容易上膛或走火），之后就继续构思自己的故事，守株待兔地等着特务出现……

编故事的时间过得很快……很快就到了换岗的时间，回去睡觉了。

这一觉睡得还挺香……

第二天起了个大早，去九四医院检查我的左脚。从横岗站上火车，坐着无事，又开始编那些莫须有的故事。在车厢里见到一位空炮军的干部（四个兜），我先是想这伙计是怎么提干的呢？没准也是击毙逃犯立功提起来的？这一想不要紧，嗡的一声，晴天霹雳！脑袋都炸了！

完了！我那七发子弹还在枪膛里呢！我清楚记得今天连队是训练刺杀的！

以前不止一次听说过，有的战友之间开玩笑，用枪指着对方说：“我枪毙你……”以为枪上没子弹，便放心大胆地扣动扳机，结果，砰的一声，罪恶的子弹就击穿了战友的胸膛……

故事编到这儿，两眼就发黑了！

记得昨天晚上是潘光焕副班长带岗（他平时也是写字、画画、敲扬琴的秀才，我们同在文艺队，他比我有出息，退伍时还当了班长，我们关系比较好，我上大学时还给他往家乡写过信，一直没有回音，不知他现在在哪里，挺怀念他的），不知为什么没有按条令验枪。回到宿舍，把枪往枪架上一放，我就上床睡觉去了……

我什么也听不见看不清了，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下车赶回连队，终止一场天大的事故……

可是火车不是汽车，无法说下就下……

到了南昌下了火车，立即买了回横岗的票。那破左脚，烂掉都不管了！

一路上头重脚轻，心脏跳得像发动了的手扶拖拉机。我特别希望没人用我的枪去训练，或者老天下场大雨或大冰雹，让连队改变训练计划。可是有三点理由使我的幻想破灭：

第一，班里有有机枪手和机枪副手，他们不能扛着机枪练刺杀，因此不会让你的枪闲着；

第二，老天不仅没有下雨或冰雹，而且还是凉爽的阴天，最适合露天训练了；

第三，即使天下冰雹，连队也不可能改变训练计划，这正是训练意志的时候！

我基本上算完蛋了！

这一辈子就这样交代了……

下了火车，一脚深一脚浅连喘带抖地回到工地。从一号门进去，到了阅览室施工的高地上，迫不及待地往连队方向眺望。我清楚记得当时自己一路上还剩下一点点思维：如果看上去连队营房周围静悄悄的，估计是死人了！如果营房周围的空地上，还有“杀！杀！杀！”的喊声及战友训练的身影，那么，估计那罪

恶的子弹没有射出枪膛……我还有条活路……

感谢主啊！映入眼帘的不是静悄悄，而是：杀！杀！杀！

心上悬起的巨石刚要落地，心中的故事又有了起伏——可能罪恶的子弹还是射穿了战友的胸膛，只是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，战友们化悲痛为力量，继续训练！

我首先冲进班里，希望能一眼看见我的枪还老实地待在枪架上。但我失望了，枪架上只有一挺机枪在那里冲我哼哼冷笑。我便失魂落魄地跑去训练场，两眼不看人，只看枪。战友们看见我，都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。班长周福泉问道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的枪！我的枪！”

这个时候，六班的朱副班长过来了，冷笑道：“你的枪？还是你的子弹？”

我：“……”

这个时候排长过来了，脸上无任何表情地说了句：“黄军，你到连长同志那里去！”

我嘴里答应：“是！”却并不动身，而是站在那儿数人和看地面。我想看看班里有没有少了谁，看看地面有没有血迹……

还没有看出结果来，班长周福泉瞪着我：“你还在这儿发什么呆呢？”

我这个时候才奔向二楼连长的房间。

这个时期我们的连长是叶少华。

叶连长是深得全连战士崇敬的连首长。

我喊报告，然后进去。

连长同志看着我，既不威严，也无笑意，只是很平静地看着我。

而我，分明看出他一脸的同情！

这就完蛋了……连首长为什么要同情我？只有一种解释，

他眼前的这个战士马上要被处理掉了……

连长：“你坐下……”语气很平静，两眼一直看着我。

我坐下，两眼也看着他。

连长：“你昨天晚上第几岗？”

我：“四岗……”

连长：“你的枪号是多少？”

我：“0555……”

连长：“哦……”他又不说话了，只是看着我。

我也看着他，等着他宣布事情的结局……

连长终于说：“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”

我：“我……我往枪里倒子弹了……”这个时候除了老实交代，没有别的出路！

连长看着我，还是平静地：“……噢……还‘倒’子弹？”

我：“是，我不是从上面往下压的，是从下面打开弹仓往里倒的……没有全倒进去，只倒了七发……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迫不及待地交代这个过程，是试图为自己辩护说自己这么做其实可能为了不走火？还是试图表白如果现在没有出人命多亏了自己是这么做的？心虚和绝望的人都是这样的心理，总希望能在某处为自己捞根救命稻草……

连长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：“……谁教你这么做的？”

我：“……”我只是很愧疚地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连长：“……谁教你这么做的？”他又问了一句。

我抬起头很勇敢、很谦虚也很抱歉地看着连长，问道：“连长同志，您是问我谁教我这么上子弹的呢，还是问我谁教我站岗往枪里装子弹的？”

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，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弄明白人家话

语里的形式逻辑问题！该打八十大板的傻子！

连长：“……”他被我问住了！现在想起来，估计叶连长当时心里肯定在打鼓：这小子是不是脑子坏了！如果我是叶连长，肯定会伸出一只大手掌，按到这小子的额头上，试试有没有发高烧，或者冰凉……

要命的是，我看他被问住了，还突然咧嘴笑了一下！

连长不干了，严肃了一下：“你还笑！”

我立马咬住唇。

连长：“你不好好想想，如果打死了人你怎么办？”

哈哈！

哈哈哈哈哈！

肯定没有打死人！连长这话不就证明没有出事故吗？

往下的所有话都不重要了……

按那个年代的军纪，死罪能免，活罪难逃！这种事情，不押送回家，也得挨个处分吧！在部队挨了处分，在那个年代，这一辈子就完蛋了，还想立功提干娶副司令的胖丫头做老婆？还想上什么大学？

但叶连长是个严肃而慈爱的首长，严肃地批评教育了我半个多小时，让我写了份检查交给他（没有让文书塞进档案），就把我放了！

这是放生啊！

就这件事，很可能改变我一生的路。

就这件事，让我永远记住叶少华连长。因此，我上大学路过南昌，特地跑去省军区动员处拜访他，但他当时出去了。这一别，三十多年，以后，再也没见到过面……

现在回想起来，警卫营的首长们对我这个行为极不靠谱的人，还是很爱护和宽大的……

这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个很好的心态，自己做

领导工作后，对部下也多有宽容和保护……

那么，那天早晨连队训练都发生了什么呢？

后来，好战友刘新发（那时我记得他还没担任副班长）向我描述的是这样的惊心动魄：

开始训练后，是同班的王长金（七五年的兵）用了我的枪。那天还是五、六两个文艺班合起来训练刺杀。是六班副班长（他很会拉京胡，有一个典型动作是，每次放响屁时都会用手做一个打手枪的动作）主持验枪。按理验枪拉开枪机后，要看看枪膛里是否有子弹，没有，就“验枪毕”，开始训练。

因为我的子弹是从弹仓往里倒的，因此，子弹没有上膛，可一拉开枪机，子弹就跳上膛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每位战士都能按动作要领做，就会看见子弹上了膛。恰恰因为数年来，没有出现枪上有子弹的情况，没有出过事故，因此大家都习惯了走走过场完事。王长金就这样把我枪上的子弹“验枪”验上膛了。

然后就端着这支枪练了半个上午的刺杀。

更要命的事情还在后头呢！

同志们可能都记得这么一件事吧：老同志喜欢在新兵蛋子面前显显如下武艺：持枪站立，突然喊声：“出枪！”啪的一声，枪出手成对刺状。在枪出手的瞬间，用右手腕外侧将枪机撞开。如果面对敌人，自己枪上又有没上膛的子弹，此刻子弹就上膛了，万一刺不过敌人，就扣动扳机，将敌人击毙！

我为此还把右手腕撞青过！

当时王长金和刘新发、邓文光（五班副班长）以及六班的朱登连在玩这个武艺，王长金总是玩不好。六班朱副班长看不过去了，上来接过王长金手上的我的那把枪：“笨笨！看我的！”

一出手，很漂亮，很利索。

但听“当”的一声，一颗闪闪发光的子弹跳出了枪膛！

“啊！这枪怎么有子弹？”